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目錄

席晉

晉禮部尚書豫弟亦以文名世

對樂懸畫蚡蝟判

得樂懸上畫蚡蝟所司以細碎失禮不伏

樂備鐘鼓功存雕刻必資萬物之飾以助成器之雄況猛簴趪趪負筍嶷嶷懸以千石扣乎萬鈞續而爲形畢存旁行之㝡微而俾著何隔羽鳴之族所司昧禮未曰博通且考工之記實存其目梓人之職亦著恒規畫伯益之能名

咸一變而可變事既有據刑欲何施

對移鄉判

丁適他邑伍謂其叛追之遽出旌節以徇伍訴

諸邑吏將內之園土曰來有授也

天下一家王土萬里吳蔡齊秦之客憧憧往來東西南北之人靡靡行邁食矣遊子將道他邦喬木坐違飄蓬自遠同仲尼之去魯方事問津異伯鸞之適越詎能登岳若使符繻不給行者乃逋逃之流今則旌節有憑伍人何遽捕之有空效重邱之徇楚則失之便爲園土之囚齊亦未得

誠宜俾其專達豈可徵於有授事同違於周典理難投於呂刑

呂元泰

元泰武后朝清源尉入爲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陳時政疏

臣聞國家者至公之神器神器一正則難傾神器一傾則難正遠自虞夏及乎周秦金水相生成敗相繼者豈惡於成而欲於敗蓋迷於事而失於機者也夫機者事之微也當今中興之初政教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昔夏之興

也卑宮菲食四海會同其衰也峻宇雕牆五子咸怨殷之
興也佑賢輔德輯寧邦家其亡也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周
自文武及乎成康風化大行夷夏有截曁乎幽厲王室遂
卑强弱相吞寓縣交戰秦皇以降罷侯置守焚書坑儒頭
會箕斂嚴刑峻法驪山之徒未息閭左之兵已起夫夏桀
殷紂非不欲傳子孫也周幽秦皇非不欲保社稷也而軍
敗牧野烏竄南巢國殘於犬戎地奪於項籍者豈不以傲
慢自賢反道敗德開邪僻之路鉗忠直之口左右侍恭惜
祿位而不悟焉伏惟應天皇帝陛下再造區宇重光日月

應五行之景運嗣累聖之洪基九服歸心三靈叶贊迴羲舒之燿無幽不燭灑雲雨之澤無生不潤然萬方百姓偶然莫不傾耳以聽拭目以視思聞太平之風願見先朝之化如農夫之望歲同善人之愒日自頃營建寺塔廣度僧尼朝夕依歸襯施不絕陛下好善之德以被蒼生然濟時之道恐非急務何則頃者林胡扳換獯虜侵擾將藏虛竭戶口流亡豈人有厭於枌榆乃事良由於賦斂下人失業不可謂太平也邊兵未解不可謂無事也水旱為災不可謂年登也倉廪未實不可謂國富也而乃驅役饑凍雕

鎸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陛下中興之務又異如來慈悲之法臣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爲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之勢也騰逐喧噪戰爭之象也錦繡誇競害女工也徵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觀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以軍陣之勢列庭闕之下竊見諸王亦有此好衣馬旣盛奢麗相高今藩邸初開庶官必具何不董之賢傅教之義方明君臣之禮磐石之固豈不偉哉方乃驅率下人相尚胡戲自家刑國豈若是焉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

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者斯實愚臣之所未喻也臣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君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又禮記曰立秋之月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調政教之失也休咎之應君政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夫樂者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布德施化重戎狄之化不足以移風也非宮商之度不足以易俗也無八佾之制不足以布德也非六代之樂不足以施化也四者無一何以教人臣本凡愚不識忌諱而生草澤頗曉物情知而不言非忠也言而不實

罔上也忠於國者以臣爲讜言佞於朝者以臣爲誹謗伏
惟陛下少留意焉臣聞君舉必書有國彝訓書而不法後
嗣何觀臣又聞建國君人尊師重道禮由天作樂以地制
禮樂備風化行焉伏願陛下敦風化之本重黎庶之費興
念或躍思締構之艱難矜孤恤窮思時政之可否安人和
衆覽先朝之事業非軍國之衆則息而罷之有佞諛之言
則察而退之有忠直之諫則誘而進之豈惟天下幸甚實
亦社稷之大計也臣奉陛下搜賢之制忝所知直言之舉
雖乘鴈雙凫不爲損益而主聖臣直敢不庶幾安能和光

同塵懷忠蓄憤上失陛下求賢之望下虧愚臣事主之節亦何以視息於人間飲啄於聖代伏惟陛下少加詳擇

諫廣修佛寺疏

臣聞天地不私於動植所以稱其大日月不偏於燭耀所以稱其明陛下六合爲家萬代作主布慈悲於沙界樹功業於元劫蜺旌寶蓋接影都畿鳳刹龍宮相望都邑雖寶塔踴出眞容再見不足以論其相好不足以並此莊嚴爲萬國之福田作羣生之因果然釋氏眞教平等爲宗本之以慈悲加之以布施臣頃因行役涉歷塞垣人之艱危蓋

知之矣緣邊鎮守數十萬衆或野戍孤烽迥臨沙漠或裹糧帶甲遠伺煙塵歲月既深衣服久弊形容枯槁無扞禦之用朝夕殷憂有饑寒之色及邊荒小醜微有風塵暫交矢石已聞喪敗豈況謀祕略有謝於種虜乃天恩佛法未覆於士卒之所致也乃令胡馬窺於塞下羽檄傳於上京調發師旅憂勞聖慮府藏虛竭百姓疲勞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惟陛下以平施之德成育養之恩迴營造之資充疆埸之費則如來布施之法也賜之穀帛惠及饑凍則如來慈悲之化也絲綸既行中外胥悅則如來平等之教也

功德既樹賞罰斯明將士知恩則三軍賈勇犬羊慴息萬里無塵自然烽燧罷燃干戈不用天下士女並修耕織徭戍減少府藏充盈則陛下之深恩社稷之大計如來之教不偏於京雒大乘之法遂徧於長沙今廣費錢力空修棟宇中下士女直覩莊嚴邊疆戍卒不免饑弊同沐太平之化而勞逸以殊俱承雨露之恩而榮枯遂隔恐非如來平等之意又異陛下亭育之恩臣謹按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是知大乘之宗聲色不見豈釋迦之意雕琢爲功今之作者臣所未

喻臣又聞黃帝堯舜文王盛德充於宇宙餘芳流於絲竹者乃盡善盡美茅茨土階叶和萬邦親睦九族之致也蓋非勞搆之功佛法之助晉魏越競梁宋澆漓釋教行於中國伽藍徧於天下然喪亂不絕邦國未安者豈佛教之使然乎蓋好尚非所聚斂過度人不堪命之所致也漢文惜露臺之産化比成康秦皇起阿房之宮禍成傾覆伏願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覽帝王之成敗驗黎庶之安危則天下幸甚自神功之後百姓荐饑臣之所見此之爲甚重以林胡叛換六軍齊没匈奴侵擾趙定爲疆勁卒壯夫死

於鋒刃少妻弱子遭於驅掠衰老童幼街號巷哭者悲感
行路伏惟陛下爲之父母可不念之昔者匹婦稱孝匹夫
稱賢哀怨所及尚致霜旱況忠臣孝子傷心泣血者動以
萬計感於陰陽成其水旱不足怪也方修寺造塔塑畫尊
容峻宇雕牆丹楹刻桷驅役貧賤歛賦鰥寡以求其福臣
用爲疑臣又聞匈奴之俗以騎射爲業以攻擊爲務教卒
練兵以日繫月國之所好經行設齋持戒忍辱捧鉢振錫
剔髮染衣至於練習弓矢者十室之中未聞其一以此衆
戰臣竊惑焉伏願陛下以邊疆爲慮以百姓爲心防之於

未萌理之於未亂休力役罷修造恤窮乏勸耕桑愛養戰士慎擇邊將妙選牧宰招攜亡散則成康文景之風可翹足而致彼氊裘獯醜之虜何足為憂臣聞主聖臣直有犯無隱誠則愚賤不敢庶幾惟陛下萬機之暇少垂聽覽

裴子餘

子餘寧州刺史守真子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又為岐王府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十四年卒謚曰孝

廢隱太子等四廟議

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嗣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蒸嘗之厚憲章往昔垂法將來今欲使陵廟有憑神靈是享故禮曰禮從宜又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禮從宜者明可置也善繼志者不可改也我太宗文武聖皇帝功成理定制禮作樂太上皇能事斯畢宵然高視皆以禮順於情情通則類應樂感於物物感則德和所以深悼友于敬申孝享範圍軌躅潤色鴻名昔嫄廟列周庚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史宏規後賢令範固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所殷方從大教又

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予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雖史有詳略而微旨見存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元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竊以宮廟國號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煬公遠祖因禱立廟尚不爲嫌豈與夫睿聖深恩闡揚至化篤惟親之祀垂可久之法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匪漢恩所枉者深所直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昔

炎德滅秦自以功高百代天下郡國皆立高廟二祧不遷
九祖並享三分國用四海共違徒議廢興竟無得失旣而
疾因夢譴嗣闕承祧雖天道有因亦人事何補旣非比例
不假推揚但樂有差等禮亦異數恭聞正議虔訪有司金
石取象於軒懸牢禮不虧於乾豆談樂廢廟絕恩棄德神
之無形亦可欺也又按周禮官有其職修其事若廢官去
職何以敬神失敬與誠何以降福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
謚號旣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理所安徇利忘禮何以
爲國謹議

嗣濮王犯贓請免死議

議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故聖人但訊於羣臣仰採爰書俯窺刑鼎應議之科有八議親之意特深犯死之條有二犯贓之刑非重廣骨肉之禮則德盛而教尊崇錐刀之禁則化衰而情漠謹按國子司南之嗣爵重皐陵當膠東之榮位齊列無閒樂善有墜昭害疑但以刑故宥過議人不捨武帝忍受於漢親抵罪可矜高祖約法於秦暴則知原情輕重與事淺深哀死者之銜冤不以親而廢法憫生靈之無識不以法而陷人盜爲因官犯罪專殺以

謚之比正謚而爲輕因殺而非重進雖傷於貪穢退非負於幽寃豈惟乾坤感氣雨露所偏然而睦彼親親須明惻隱謹議

張景源

景源神龍中官補闕

請改中興寺爲龍興疏

陛下以仁孝理國以名教齊人徽號之闡宜超夐古理有未便冒觸天慈伏見天下諸州各置一大唐中興寺觀者故以式標昌運光贊洪名聖圖遠著無得而稱焉竊有未

安廣進芻言至如永昌登封創之爲縣名者是先聖受圖
勒石之所陛下思而奉之不令改易今聖善報慈題之爲
寺閣者陛下申恩竭力之致故崇而仰之獨昭其號伏惟
應天皇帝陛下深仁至孝之德古先帝代未之前聞也況
唐運自隆周親撫政母成子業周贊唐興雖有紹三朝而
化弁一統既承顧復非謂中興夫言中興者中有阻間不
承統歷既奉成周之業實揚先聖之資君親臨之厚莫重
焉中興立號未益前規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寺觀及
圖史并出制誥咸請除中興字直以唐龍興爲名庶望前

後君親俱承正統周唐實歷共協神聰

劉穆之

穆之神龍時中書舍人內供奉

對恩賜綾錦出關判

安息國莫賀遠來入朝頻蒙賜綾錦等還將自

隨關司以物皆違樣不放過

莫賀就日輸琛占風削衽既踰葱嶺便集藁街頻承湛露之恩幾荷油雲之施至若綾開翥鶴映灘浦以成文錦縟翔鸞豔江波而濯色近九重之厚錫充萬里之輕齎關司

寄重咽喉任光襟帶物皆違樣既生非馬之疑事乃出蕃須既鳴雞之失既緣恩賜有異常途勘責不虛固難留滯

洛州滎陽縣頭陀逸僧識法師上頌聖主中興得

賢今盧公清德文并序

粵允矣於昭聖唐天子中興拓跡開統迺建皇極握乾符驅馮百靈總齊萬類貴與天乎比壽富與地乎侔資日月迴薄以淑清告象陰陽變通以樂和乘氣龍不隱德鳳不潛靈懷生之徒根著之物咸遂其性固能使河海靜默宇宙文明舊物維新昌圖啟旦大定禮樂戢藏干戈人學而

還淳刑措而不用覆燾之恩溥生育之理足於是邑老田父擊壤而歌張掖而僻顧而爲頌曰康哉堂哉迺聖迺神代有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之臣非常者所謂殊尤傑出與時偕運則我賢令盧公其人焉古曰聖主得賢臣今見之矣百里令長親人之要者也煩劇所鍾賢良是責故有四科堂室孔甫稱乎冉求三國股肱趙武知乎邢伯應星雷而鎮風雨類父母而若神明鄭產之開喻獲禽魯恭之垂仁及獸循聲流於簡牘良政在於歌謠斯焉取斯之子之逺若乃張英風於上國宣懿範於中都允升大猷厥有成

績休光終不圉盛德莫與京覩其化焉則盧公之心可知
矣公名正道字貞直范陽人昔元年景辰上帝甄其九萬
正月甲子太公課其八百漢祖以同日相愛利建藩維魏
祖以餘風可嘉聿推楨幹或清虛而循禮典早識張華或
文思而發詩書深知越石曾祖昌衡隋金州刺史儀同三
司太子左庶子風神澹雅經史該博宣六察而馳熊軾翊
三善而列鳳條德爲人表行爲士則祖寶素隋晉州別駕
有禮有法於紀於綱得管輅之清談發王祥之雅詠考安
壽皇朝朝散大夫襄州司馬綿州長史蘭芬桂紫月鑒霜

明珠泉則洗憤擅奇玉壘則題輿緝化公五行秀氣五色淳光忠肅恭懿以立身孝敬溫良以行已涵珠孕璧懸闕澤之高名舞柏吟松動嵇康之逸韻文史足用方朔之言有徵器宇難量叔則之才可覿解褐調爲冀州信都縣主簿轉絳州太平縣丞長河之間彼汾之曲朱鈎理劇黃綬安卑鴻漸於磐鶯遷於木勅授陝州司士參軍又改汴州浚儀縣令佐襜帷於陝服式允清嚴綰銅墨於梁城克敷恩信我皇纂曆丕業嗣守珍期明一之徽號聿崇凡百之榮階式叙神龍元年制加朝散大夫隨班例也居無何制

爲洛州新安縣令又改滎陽縣令爾其索亭舊邑滎澤奥區郊連北制地按東里上躔鶉火旁控龍泉神州則帶河泝洛洪漕則通江達海五方雲湊公驟私奔百族星稠邀時射利盤根錯節允屬於升卿先教後刑必推於季子公下皃𪉊用牛刀承天理人以居其職尊五㕑四以制其範開道途焉設隄防焉陳之以禮樂導之以德義宣柔嘉恤孤寡去末返本利用厚生至爲濟濟庠塾莘莘冠履王渙之勸率佐吏范甯之惠養生徒人識廉讓之儀家行俎豆之禮其崇學有如此者龍鱗促務馬骨攘灾就穡占於五

星納稼詳於十月子奇之鑄器董㤥之易牛其勸農有如此者持寬濟猛以禮代刑兩造盡其根源五聽窮其詞色穿窬自息請託不行歸遇臘之囚原復讐之罪桴鼓罕施於道路桎梏無用於狴牢其政令有如此者貌年巡戶定賦徵徭情偽必探高卑咸若心同懸鏡自辨妍蚩手類持衡不差輕重其平直有如此者果行育德循巳正身徐邈之有常石奮之無潤氷壺載潔塵甑自空其清白有如此者入其境則田疇自墾草萊盡闢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則牆屋甚完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人

不偷也至其庭府吏甚清明諸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可謂季路爲宰復在於斯任人以逸從諫如流耳目平而心氣和四肢全而百工理父事三人以教孝兄事五人以教悌可謂子賤爲宰復在於斯固以得良吏之要津行古人之至道頃者年穀不登時雨未降聖皇減太官之膳出幽圄之囚是歌雲漢之詩式備山川之禱恐一物之失所慮百姓之阻饑徒有之無遂起汎舟之役賑貧救乏爰行發廩之施公上祇元澤下罄丹誠家到戶至裒多益寡優之柔之撫之育之里詠途歌人安俗泰雖雲行

載沐旋符以夜之期而風教特隆寔荷如春之德導揚庶美字育羣甿惠化所以周洽風流所以藉甚豈直王譚在職時叟號其無雙張既臨官京輔稱其第一而已河南道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以政術尤異奏聞使乎使乎得其人矣是知韓稜之飛章已奏徵入有期焦貢之行雨載馳願留難遂丞馬據主簿解伯宗尉高貴司馬昭道等並干將重寶新甫貞柯道可濟時位不充量溟海鯢鵬所化枳棘非鸞鳳所棲翊贊多方聲華有裕望逸驥而將遠撫留犢以增傷孤我德而無鄰勞我思而無極爰有等慈

寺頭陀迦僧識法師俗姓桑氏漢丞相之後秀也天稟聰
偉生而俊奇發願爲國敬造阿彌陀石碑像并頌聖德及
鑄神鍾鄉人前巴州曾闕一字一縣尉劉虔獎錄事王虔福常
守一佐史里正等或簪纓著族夙勞州郡之班或仁義在
躬暫屈鄉閭之任耕田鑿井遭聖主之休明孝道忠規受
君子之名教以爲叫丹闕而一借未達由衷樹翠碣而長
懸方存相質惠我無疆之澤徽烈允光思君不樂之情德
音何已般溝作頌文在茲乎其詞曰
大地山河中天朝市玉帛萬國子男百里惟宗之亭惟京

之水膴膴原隰森森杞梓其一粤玆撫字須彼仁賢俗之化者君之宰焉操我利器亨我小鮮聞歌下邑舞洽重泉其二其政不嚴其儀不忒秩秩詩禮光光道德爰務耕桑罕施徽纆無偏無黨有典有則其三琴鳴宓賤花發潘仁俸惟計日甑乃生塵視人如子臨事若神秋鷹坐化瑞雉行馴其四自冬徂春密雲不雨曲降絲綍㦸傾敖庾沐蘭奠桂救病濟窶旋感月離方期歲取其五祝良何德汲黯何功達望于載寧踰一同既流膏雨克播循風聲聞於外化協於中其六鳳使載揚驥逑攸展芳菊無絕甘棠勿翦式紀清芬爰憑

翠篆歌詠不足聊稱其善其七

蔣欽緒

欽緒萊州膠水人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歷吏部員外郎出爲華州刺史開元十三年由御史中丞徙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

朝集使等上尊號表

朝集使魏州刺史臣欽緒等二百四十六人言臣聞三統稱皇五德號帝道實爲大義不可名且以明覆載之尊協神人之望稽衆允迪萬邦咸休伏惟陛下道合乾坤明並

日月敷廣運之德懋昭格之功充塞六合光被二儀陛下之聖理也禮展園廟孝感禎祥陛下之神應也經天緯地制禮作樂陛下之文德也柔遠能邇戡難定亂陛下之武成也彌百王之能事創千古之終禮幽明感慶華裔帥信伯益所謂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者也今大號雖稱神武未備聖文臣等忝官州郡幸因朝集不勝至願望上尊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謹於朝堂昧死上表

代宰相請封禪表

侍中臣乾曜中書令臣說等言臣聞自古受天命居大寶

者必登嵩高之嶽行封禪之事所以展誠敬報神祇三五
迄今未之闕也是以高宗因文武之業盛岱亭之禮方册
所記虞夏同風聖移三朝年經五紀封崇之典缺而未備
山川望幸屬在今日陛下靖多難遵先朝天所啟也承天
統臨萬邦天所命也焉得不陟東嶽禪云亭報上元之靈
恩紹高宗之鴻烈則天地之意宗廟之心將何以克厭哉
且陛下即位以來十有四載創九廟禮二郊大舜之孝敬
也敘九族友兄弟文王之慈惠也卑宮室菲飲食夏禹之
恭儉也道稽古德日新帝堯之文思也憐黔首惠蒼生成

湯之深仁也化元漠風大和軒皇之至理也至如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鱗介窮祥極瑞蓋以薦至而爲常衆多而不錄正以天成地平人和歲稔可以報於神明矣鴻生碩儒上章奏而請封禪者前後千百聖情撝挹天鑒未迴臣等仰考聖情傍採衆望封巒展禮時不可抑陛下縱不欲以成功告天豈不以天休報德臣等昧死上請以聞

再請封禪表

臣乾曜說等言臣等考天人之際稽億兆之性以爲理定功成登封告禪鴻名盛則屬在聖明陛下讓德沖深未允

羣情神祇觖望臣等懼焉且今四海和平百蠻率職莫不含道德之甘實嗅仁義之馨香是以上帝聿懷名山望幸珍符薦委年穀屢登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自古受命而封禪者七十二君安有殊風絕業以方今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飛英聲騰茂實而陛下功德之美符瑞之富固以孕虞夏含殷周有何退讓逡巡於大禮哉夫昭報天地至敬也嚴配祖宗大孝也厚德蒼生博惠也發策紀號丕業也陛下安可以闕哉天地之符彰矣祖宗之靈著矣蒼生之望勤矣禮樂之文備矣陛下安可以辭哉故臣等願

因神祇之叶贊順華夏之懇誠早稽舊章特降明詔庶及
仲春農桑之隙以展巡狩肆覲之儀則天下幸甚

駮祝欽明請南郊皇后充亞獻議

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義何以明之
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
司几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
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
記云惟聖人爲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
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卽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

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非獨天地爲大祭祀也何以明之按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尸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據天無祼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卽爲祭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惟執此文以爲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

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臨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𥂴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天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宗廟之事故惟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合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宗廟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天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

蔣欽緒

廟之文此是本經科叚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預則贊宗伯按此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贊之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本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廟攝后薦豆祭天又命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卽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內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

之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也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揄翟從王祭先公則服之闕翟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采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賔客則服之褖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以下又三禮義宗明王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祭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又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享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宫中朝夕見於

王所乘也翟車者后采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地無祼鄭元注云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按此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二獻按此則祭圜丘大宗伯次王爲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只及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

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典籍與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王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二月辛酉親有事於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祀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助祭南郊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正文若以王者制禮自我作古明主立斷非臣下敢言謹議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一目錄

唐紹

紹尚書臨孫神龍時歷官侍御史員外郎睿宗即位累轉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元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失軍容誅

請停四季節日起居諸陵奏

臣伏以既安宅兆禮不祭墓止謂送形而往山陵爲幽靜之宫迎精而返宗廟爲享薦之室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

乃爲常事起者以起動爲稱居者以居止爲名詳起居之義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於定省死葬以禮當闕於安厝豈可以事居之道行之於送往之時敢辭命使勞繁但恐不安靈域又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以續命爲名時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遠仙駕難追進止起居恐乖先典況京畿傳驛機速極繁加以諸陵往來其馬便多死損望停四季及忌日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巡陵庶得義合禮經陵寢安謐

論婦人葬禮用鼓吹疏

竊聞鼓吹之作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棡鼓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尚不給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接於閨閫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準有團扇方扇綵帷錦幛之色加至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葬先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爲儀今特給五品已上母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爲定制參

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勑各依常典

禁奢侈疏

臣聞王公已下送終明器等物具標格令品秩高下各有節文孔子曰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以芻靈者善為俑者不仁傳曰俑者謂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也以此而葬殆將於殉故曰不仁比者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產傾資風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請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並陳於墓所不得衢路將行又

士庶親迎之儀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里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貺過於聘財歌舞喧譁殊非助感既虧名教實蠹風猷違紊禮經須加節制望請婚姻家障車者並須禁斷其有犯者官廕家請準犯名教例附簿無廕人決杖六十仍各科本罪

請量減武氏韋氏諸陵守戶疏

謹按昊陵順陵恩勑特令依舊因循前例守戶與昭陵數

同又先代帝王陵戶準式二十人今雖外氏恩隆亦須附近常典請准式量減取足防閑庶無逼上之嫌不失尊崇之道又親王守墓舊例唯得十人梁魯近加追贈不可越於本爵準令贈官用蔭各減正官一等故知贈之與正義有抑揚禮不可踰理須裁制請同親王墓戶各置十人為限又太廟宿衛準配正兵縱令壖內掃除還以其兵應役褒德別加廟戶兼配軍人既益煩勞又虧常典縱使恩加極禮須準太廟汙隆別置百人亦請停廢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歳之内吉莫大焉甲子但爲六旬之首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惟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歳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

盧粲

粲幽州范陽人舉進士景龍二年累遷給事中以忤安樂

公主出爲陳州刺史累轉祕書少監開元初卒

駁奏安樂公主請爲武崇訓造陵疏

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爲名春秋左氏傳云衛孫桓子與齊戰衛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以免衛人賞之以邑于奚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聖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慎魯王哀榮之典誠别承恩然

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又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請比貞觀以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

復奏駙馬墓無稱陵之典疏

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册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以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絶於傍期蓋爲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滕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賵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

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安樂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基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非所謂埀法將來作則羣辟者也

駁奏皇太子服用疏

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儲君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埀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初啟服用

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

李景伯

景伯邢州栢仁人景龍中爲諫議大夫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遷右散騎常侍以病致仕開元中卒

上東宮啟

臣聞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之來惟人所召應符影響可不懼哉伏惟殿下稟粹重離摛英若木道光儲貳譽表元良掃凶祲而邦家以寧贊寶歷而皇祚方永凡在羣品莫不仰賴語成功則巳大

矣論盛業則已崇矣惟當養德青宮問安紫極去惡除本
爲善務滋納忠讜於正人杜浮媚於邪逕遊心經史引接
文儒覽古今之得失爲行事之龜鏡日新其美豈不盛歟
近承諂曲之徒私進女色莫非倡蕩穢跡可知將入宮闈
以爲娛樂傷教敗禮豈復是過及其出入矜誇恩幸坊曲
之閒能無漏泄至如滎忝簪笏跡預朝廷稍涉奸私尚爲
深累況一國之儲副萬方所瞻奉焉可不自戒且政之興
衰皆由化下自上所及若草隨風理在必然不可不慎竊
惟後宮命婦員品稍多兼選良人固爲淑麗止足之賞疑

詎假旁求此非殿下之本心直被小人之所誤臣實庸鄙
智識無聞濫齒榮班謬參宮相職在規諫冀申裨補若其
嘿而自守何以上荅聖恩非直尸素之罪人亦當神祇之
所譴敢罄愚直以効涓塵伏願悔已往之失知昨非之弊
念色荒之誡懲縱敗之言勿近小人無聽邪說常恐有失
兢懼爲心則睿德被於羣方須聲振於吐俗天垂福祐永
保無疆儻蒙採納幸甚幸甚謹昧死奉啓以聞輕觸威嚴
伏待斧鉞謹啓

韓思復

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少襲祖倫爵長山縣男舉秀才高第景龍中累轉中書舍人開元中遷太子賓客進爵伯卒年七十四謚曰文

諫捕蝗疏

臣伏聞近日河南河北蝗蟲頃日爲害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翾飛向西薦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爲惶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

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常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

駮嚴善思絞刑奏議

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常典嚴善思往在先朝爲韋氏擅內侍寵宮掖謀危宗社善思此時遂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雖交遊重福蓋謀陷韋氏及其謁見猶不奏聞將此行藏即從極法且勑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節寧即奔命一面疎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詳請付刑部集

羣官議定奏裁以符愼獄

又駮嚴善思絞刑奏議

臣聞刑人於市爵人於朝必僉謀攸同始行之無惑謹按諸司所議嚴善思十纔一入抵罪惟輕夫帝閽九重途遠千里故借天下之耳以聽聽無不聰借天下之目以視視無不決今羣言上奏採擇宜審若棄多就少臣實懼焉輿誦一乖下情不達雖欲從衆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時之泰列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則列藩諸王陛下愛子賢則胙茅開國陛下名臣見無禮於君寧肯雷同不異今措詞多

出法合從輕

彭景直

景直瀛州河閒人中宗朝爲太常博士歷禮部郎中

請停諸陵每日奠祭疏

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惟著宗廟月祭之禮故祭法云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

祭之無禱乃止則此禮典明文義可求矣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曾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相附近亦無日祭之文今諸陵月祭有朔望幷諸節日科則古禮殷事之義矣諸節日猶古薦新之義矣故鄭元注禮記云殷事月朔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朔[illegible]也大祥之後即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　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在廟惟四時正享及臘爲五享前所奏定並依古

禮正文不旁求外傳故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考據經史無日祭惟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於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至元帝時貢禹以爲太煩奏請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議七廟之外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亦以不欲祭數數則黷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丞相匡衡亦奏七廟迭毀之義帝從之又數攺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引春秋外傳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祖禰則日祭高曾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至後漢

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魏氏三祖及晉皆不祭於墓故晉書云魏文帝黃初元年自作終制立壽陵無封樹無寢殿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明見禮不墓祭欲存亡不黷也明帝尊奉之晉宣帝預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後依宣帝故事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致祭並附於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宋齊梁陳其祭並無聞今參詳以爲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合依憑國家率由舊章討論典禮謨事作範垂裕將來擇善而行依

經爲允其諸陵日祭請准禮停

袁從之

從之景龍中官左臺侍御史

請收長寧公主奴僕奏

陛下今若曲受主言而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臣知放則免罪於私門劾則得罪於公主終不忍全身遠害屈法偷生惟陛下垂照察

寇泚

泚中宗朝官長安尉張仁愿在朔方奏判軍事開元十三

年由兵部侍郎出守宋州

對不以騶虞爲節判

大射之禮有司不以騶虞爲節

禮經之設實和天地凡在有司理資虔恪況大射斯御大侯既張誦貍首以成章歌騶虞而應節匪文匪武載光於禮容爰豫爰謀式備於彝典崇折俎之儀助發生之氣豈得弨弓之旨致闕公宮彼茁之規猶虧相圃位已乖於司射法須加於秩宗請寘鷞鳩之科以懲樹皮之失

對開渠判

岐州刺史馬回奏開渠與人相假貸歲課不時入執事以爲勞無成將議裁貶

蒲密之化鄭白之饒溝洫可以立人秦漢斯焉定霸豳風載陳於王業郇口深著於甿謠故典農中郎明濟河於興廢搜粟都尉定邦國於錙銖眷彼循良義存俯企馬回中和踐化右翊班條以爲鄰下墱流功成於舄鹵南陽疏畝富埒於京坻雖開鑿方勤而清閑每就假多慙於邵父終有協於倪公儻秋蟀春鶊人樂疲於力役杏花菖葉農靡闕於耕桑輸稅若或先時菽粟何妨殷積詳刑議獄詎曰

攸宜